

我们一家人

[美]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著

刘宪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712.4

288+1

2007

我们一家人

[美]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著

刘宪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4 - 3561

СЕРГЕЙ ДОВЛАТОВ
НАШИ

© Sergei Dovlatov 19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一家人/(美)多甫拉托夫著;刘宪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2-005979-9

I. 我… II. ①多…②刘 III. 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720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责任印制:王景林
责任校对:刘光然

我们一家人

Wo Men Yi Jia Ren

[美]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著

刘宪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75 插页 2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978-7-02-005979-9 定价: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祖父伊萨克	1
第二章	外祖父斯捷潘	6
第三章	舅舅罗曼	11
第四章	叔叔列奥波德	18
第五章	姨妈玛拉	31
第六章	姨父阿隆	38
第七章	母亲	45
第八章	父亲	55
第九章	表哥	64
第十章	戈拉沙	84
第十一章	妻子	94
第十二章	卡佳	109
第十三章	结语 科利亚	115

第一章 祖父伊萨克

我们的曾祖父莫伊谢伊是苏霍沃村的农民。必须说明,既是犹太人,又是农民,这种组合,应当说,是极其罕见的。在远东地区有时可以遇到这种情况。

他的儿子伊萨克搬到了城里,也就是说,事情恢复了正常的运转。

伊萨克先是住在哈尔滨,我父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后来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一条主要街区安顿下来。

起初,我的祖父修理钟表和各种家用器具,后来搞起印刷业务,近似于排版工人一类的活儿吧。两年后,他在斯维特兰卡街盘下一家小饭铺。

隔壁是扎玛拉耶夫的酒馆——“花蜜与香膏”。我的祖父经常光顾扎玛拉耶夫那儿。朋友们边喝酒边谈论一些哲学话题,然后挪到我的祖父这边吃点东西,又回到扎玛拉耶夫那儿去……

“你是个热心汉子。”扎玛拉耶夫常絮叨,“尽管是个犹太人。”

“从父亲这边说我才是犹太人,”祖父说,“要说母亲啊,我是个荷兰人!”

“真有你的!”扎玛拉耶夫表示赞许。

一年过后,他们喝净了酒馆,吃光了饭铺。

年迈的扎玛拉耶夫投奔儿子去了叶卡捷琳堡。而我的祖父则去了前线。爆发了对日本的战争。

在部队的一次检阅中，国君发现了他。祖父身高近七英尺。他能把整个苹果塞进嘴里。他的胡子一直垂到肩章。

国君走到我的祖父近前，然后微笑着用手捅了捅他的胸部。

祖父马上被调入近卫军。在那儿，他差不多是惟一的闪米特人^①。他被编入了炮兵连。

如果战马累得精疲力竭，在沼泽地拖拉炮车的就是我的祖父了。

有一回炮兵连参加了突击战。我的祖父跑上去冲锋。炮兵班理应炮火掩护冲锋的战士，但火炮始终默不做声。后来才搞清楚，是我祖父的背影遮住了敌方的工事。

祖父从前线带回一杆三英分口径步枪和几枚奖章，好像甚至还有一枚乔治十字勋章。

他纵酒作乐了一周，然后在一家叫做“伊甸园”的企业找了份餐厅主任的差事。有一回他同一个笨手笨脚的服务员发生了口角。祖父咆哮起来，一拳砰地砸在桌子上，拳头落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

无序和混乱，我的祖父不喜欢。所以即使对待革命也持否定的态度，而且，甚至还多多少少延缓了革命的进程。事情是这样的。

人民群众自郊区涌入市中心。祖父认定犹太人面临着浩劫。他取出步枪，爬上屋顶。群众接近的时候，祖父开了枪。他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惟一反对革命的市民。但革命终究还是胜利了。人民群众穿过胡同涌向市中心。

革命胜利以后，我的祖父沉寂下来，重又成为不起眼的手艺人，仅仅偶尔展露一下自己的真面目。是这样的，一次祖父毁了一

① 使用闪米特语的民族。闪米特语为通行于北非及近东的闪米特—含米特语系五个语族之一。

家叫做“墨赫,墨赫公司”的美国公司的名声。

这家美国公司经日本向远东地区发运一批轻便折叠床。虽然折叠床的叫法是相当晚的时候才有的。当时它确实是轰动一时的新鲜玩意儿,人们称之为“魔术床”。^①

折叠床的外观和今天的大致一样。花纹帆布、弹簧、铝质框架……

好胜心极强的祖父去了贸易中心。床固定在特制的高台上。

“美国公司展示新产品!”售货员喊道。“单身汉的理想用品!不可替代的旅行用具!舒适又安闲!您想体会一下吗?”

“想啊。”我的祖父说。

他连带儿都没解,拽下两只鞋,就躺了上去。

咔嚓一声,弹簧唱了起来,祖父已经到了地板上。

售货员沉着地笑着,打开了另一件展品。

重演了方才的响动。祖父揉着后背,低声骂了一句。

售货员支起了第三张折叠床。

这次,弹簧承受住了压力,铝质床腿却无声地弯成弧形。祖父轻柔落地。功夫不大,现场就堆满了魔术床的残骸,到处悬垂耷拉着一片片花花绿绿的帆布块,闪着暗淡光泽的配件弯成了弓形。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祖父买了一份三明治,然后扬长而去。

这家美国公司的声誉一败涂地。“墨赫,墨赫公司”转行销售起枝形水晶吊灯……

祖父的胃口非常大。长面包不是横着切,而是竖着切。在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奶奶拉娅总是为他脸红。出门做客之前,祖父都先吃一顿。但这也无济于事。一块面包他对折起来就吞下去,喝伏特加用盛苏打水或者奶油的大杯子,吃甜点的时候还不让撒下鱼冻,回家以后晚餐照吃不误……

^① 原文为用俄文字母拼写的英文。

祖父有三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列奥波德，年轻时去了中国。从那儿移民比利时。关于他，后面会专章讲述。

老大米哈伊尔和老二多纳德迷恋上了艺术。他们离开偏僻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列宁格勒安顿下来。紧随其后祖父和祖母也搬了过去。

儿子们结了婚。在祖父的衬托下，他们显得瘦小无助。两个儿媳对老人挺关心的。

祖父又找到一份类似房管所所长的差事。每天晚上他修理钟表和电炉。一如既往，他力大过人。

一次在谢尔巴科夫胡同，一个卡车司机对他无礼，大概是骂他犹太猪。

祖父抓住车帮，停住这辆载重一吨半的卡车，推倒了跳出驾驶室的司机，然后抓住保险杠，抬起车，硬是把它掀翻横在马路上。

卡车前灯撞到公共澡堂的墙上，后车帮扎进了谢尔巴科夫街心公园的围墙。

司机意识到出的事，大哭起来。他一会儿哭，一会儿威吓我祖父。

“我要用千斤顶收拾你！”

“来呀……”祖父应道。

卡车在街上戳了两昼夜。后来调来了起重机。

“你扇他一嘴巴不就结了？”我父亲问。

祖父想了想，答道：

“我怕收不住手……”

我说过，祖父有个小儿子，列奥波德，去了比利时。一次，列奥波德那边来了个人，叫莫尼亚。莫尼亚给我祖父带来一套晚礼服和一个巨大的充气长颈鹿。原来，长颈鹿是当做挂帽架用的。

莫尼亚痛骂资本主义，赞扬社会主义工业，然后就走了。祖父很快被当做比利时间谍抓了起来。他被判十年。十年没有音信。

这意味着——遭到了枪决。其实他也活不下来。结实的男人是很难经受饥饿的。卑鄙无耻和独断专横,就更为尤甚……

二十年后,父亲张罗起平反的事情。因缺乏犯罪证据,祖父得到了平反。试问,当年具备什么证据呢?为了什么要中断这荒谬而好笑的生活?……

我时常想起祖父,尽管我们未曾谋面。

比如,朋友中有人惊奇地问我:

“你怎么能用碗来喝罗姆酒?”

我立刻想起祖父。

或者,妻子问道:

“今天东布罗夫斯基请我们做客。你可得提前吃一顿饭。”

我再次想起了祖父。

甚至在牢房里我也想起他……

我有几张祖父的照片。我的孙辈将来在翻阅相册时,会把我们搞混的……

第二章 外祖父斯捷潘

外祖父性情严厉。即使在高加索,他也算是脾气火爆的人。在他的目光下,妻儿总是战战兢兢。

倘若什么事情惹恼了外祖父,他眉毛一拧,低声吼道:

“臭丫挺的!”

这个神秘的词,令身边的人腿脚发麻,他们的内心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惧。

“臭丫挺的!”外祖父又吼了一声。

屋子里一片死寂。

这个词的意义,母亲始终也没弄明白。我也很久搞不懂,这个词什么意思。直到考上大学,才意外地猜到了,但没有给母亲解释。何必呢?……

我觉得,外祖父与人难相处的性格是与众不同的教育所致。小的时候,他的农民父亲用劈柴棍毒打他。有一回还用吊桶把他放到废弃的井下。他在井底呆了将近两个小时,后来,他的父亲放下一块奶酪和半瓶“拿帕列乌里”^①。直到一个小时候后才拖出了外祖父,湿漉漉的,醉醺醺的……

或许,因此外祖父成长为这样一个严厉而暴躁的人。

他身材高大,体态优雅,性情高傲。他在“爱泼斯坦”成衣店做

^① 拿帕列乌里,格鲁吉亚著名的干红葡萄酒品牌,出产于一八九〇年。

店员。暮年时成为这家商店的股东之一。

重申一遍，他很英俊。他家对面住着奇克瓦伊泽家的好多公爵。每当外祖父穿过街道时，年轻的女士们，埃特丽、娜娜、加拉捷娅都要探头向窗外张望。

我们全家都绝对服从外祖父。

他，却谁也不服从，包括上天的力量。在与上帝的对决中，有一次外祖父与上帝打成了平手。

那年，梯弗里斯^①受到地震威胁。当时已经有气象中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流传民间的征兆。神甫挨家挨户地通知城里的居民。

梯弗里斯的居民纷纷携带细软离开自己的家，很多人索性离城出走。留下来的人在广场上燃起了篝火。

在富人区内，强盗们明火执仗，运走家具、器皿、柴禾。

全城仅有一幢房子始终灯火通明。更确切地说，这幢房子的一间屋子。这就是我外祖父的书房。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房子。亲戚们试图劝说他，但毫无成效。

“你会死的，斯捷潘！”他们说。

外祖父不满地皱起眉头，然后脸色阴沉、语气郑重地说：

“拆烂污！……”

（实在抱歉，这话翻译过来意思是：“我拉你一身屎！”）

外祖母把孩子们带到空旷地段。他们从家里带走所有的必需品，牵上狗，擎着鹦鹉。

天快亮的时候发生了地震。第一波震倒了水塔。十分钟之内倒塌了数以千计的房屋。城市上空悬浮着一股股旭日照耀下玫瑰色的灰尘。终于，震荡停止了。外祖母飞奔位于奥尔金斯基大街的家。

① 一八四五至一九三六年第比利斯市的正式名称。

街道上堆满了弥漫着烟尘的断壁残垣。到处是号啕大哭的女人，狂吠不止的狗群。寒鸦在清晨苍白的天空下不安地盘旋着。我们家的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外祖母看到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泛着灰尘的砖块和断木。

一片废墟之中，坐着我的外祖父，他在打瞌睡。膝盖上摊着报纸，脚旁立着一瓶葡萄酒。

“斯捷潘，”外祖母喊道。“老天爷惩罚我们的罪孽！毁了我们的房子！”

外祖父睁开眼睛，看了看表，拍了拍手，命令道：

“开饭！”

“老天爷让我们没处安身啊！”外祖母边哭边数落着。

“欸，”外祖父不无诧异地说。

然后数了数孩子。

“我们怎么办哪，斯捷潘？谁能收留我们啊？！……”

外祖父大为光火。

“老天爷毁了我们的住处，”他说道，“你夺了我的口粮……别格拉尔·福米奇会收留我们的。我是他那两个儿子的教父。老大成了土匪……别格拉尔·福米奇——是个好人啊。可惜，他往葡萄酒里掺水……”

“上帝啊，你发发慈悲吧，”外祖母低声唠叨着。

外祖父拉起脸，拧起眉毛，以教训的口吻，抑扬顿挫地说道：

“并非如此。发慈悲的是别格拉尔。可惜，他往‘拿帕列乌里’掺水。”

“上帝还会惩罚你的，斯捷潘！”外祖母害怕起来。

“拆烂污！……”外祖父回答。

到了老年，他的脾气糟透了。他寸步不离那根沉重的拐杖。亲戚们不再请他去做客，因为他侮辱过所有的人。他甚至对比他年长的人出言不逊，在东方这是极为罕见的。

依他所见，情绪不好是女人一手造成的。

暮年时分，外祖父已经站不起来了，他总是靠窗坐在高背沙发里。如果有人从近旁走过，他会大叫：

“滚开，小偷！”

同时紧握手杖上端的青铜镶头。

外祖父周围标出一个半径一米五的危险区。这是他手杖的长度……

我常常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我的外祖父性格这样阴郁？是什么把他变成了一个厌世的人呢？……

他是个生活优裕的人，相貌堂堂，身强体壮，膝下承养四个孩子，拥有忠实可爱的妻子。

也许，这样的世界对他并不合适？是浑然不适还是个别细节？譬如，四季的更替？坚不可摧的生死轮回？地球的引力？海洋与陆地的对立？我不知道……

我的外祖父是在十分恐怖的情形下去世的。他与上帝的第二次对决，以悲剧告终。

在高背沙发里，他一坐就是十年。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没再摸过拐杖，只是双眉紧锁……

（噢，倘若目光也能作为技术装备！……）

外祖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当地建筑卓有成效的细节。有时，在他的肩头栖息着白嘴鸭……

我们那条街尽头的集市后边有一道深深的冲沟。溪水在沟底溅着泡沫绕过灰黑的圆滑巨石。就在那里堆积着死马的白骨。丢弃着四轮马车的残骸。

大人禁止孩子接近深沟。妻子总是对披着朝霞归来的醉醺醺的丈夫说：

“谢天谢地！我以为，你掉进沟里了……”

夏季的一个清晨，我的外祖父突然站了起来。站起来之后，迈

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家门。

当我的外祖父穿街而行时，奇克瓦伊泽家已婚的胖婆娘埃特丽、娜娜和加拉捷娅探头向窗外张望。

高大挺拔的外祖父朝集市走去。有人和他打招呼，他竟毫无反应。

家里对于他的消失没有立即察觉，就像不会立即察觉少了一棵杨树、一块石头、一汪溪水……一样。

外祖父站在峭壁的上方。他扔掉了拐杖，高举起双臂，然后朝前迈去。

他不在了。

几分钟之后，跑来了外祖母。身后跟着邻居们。他们呼天抢地，号啕痛哭，一直到黄昏哭声才平息下来。

这时，透过绕石而行的永不沉默的流水声，传来一个轻蔑而威严的声音：

“拆烂污！臭丫挺的！……”

第三章 舅舅罗曼

舅舅罗曼·斯捷潘诺维奇喜欢重复一句话：

“好身体——才有好精神！……”

他年轻时是梯弗里斯的金托。这个词很难翻译过来。金托既不是流氓，也不是酒鬼，更不是寄生虫，尽管他酗酒、胡闹、不务正业……或许是——吊儿郎当的二流子？我也很难说……

我舅舅有一把巨大的匕首。青年时代他就喜欢喝拿帕列乌里葡萄酒，喜欢丰满的金发女郎……

对真正的金托而言，大概主要的尊严——是机敏。我舅舅的幽默有些与众不同。嗯，比如，舅舅十四岁时就给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庆祝活动抹了黑。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第比利斯隆重庆祝具有重要意义的共和国成立七周年。李卜克内西^①文化宫宽敞的大厅内人满为患。高官发言后，少数民族代表依次走上讲台。代表亚美尼亚族发言的是我的姨妈，舅舅的姐姐名叫阿涅里娅。为这次发言，她准备了大约两个星期。

“瞧，已经七年了……”她说。

大厅安静下来。

^① 李卜克内西(1871—1919)，德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瞧，已经七年了……”她重复道。

什么地方存衣牌丁当响了一声，有人踮着脚尖在座位间穿行。

“瞧，已经七年了……”阿涅里娅姨妈更加坚定地说道。

在她背后肖像里的最高统帅狡黠地眯缝起眼睛。全场鸦雀无声。

这时，大厅里响起我舅舅兴致勃勃的声音：

“瞧，已经七年了，没人娶阿涅里娅为妻……”

阿涅里娅姨妈大哭着离开了讲台。罗曼舅舅在警察局关押了一昼夜……

早在战前我舅舅便决心考大学，将来做哲学家。对于缺乏明确生活目标的人，下这样的决心非常自然。对生活感觉混沌模糊的人都想研究哲学。

罗曼舅舅向大学递交了自己的资料。进行的考试科目是俄罗斯文学。舅舅不断拦住走出考场的考生，问道：

“对不起，亲爱的！你考的什么题？”

“普希金，”其中一人答道。

“太好了！”舅舅欢呼道，“正好他的书我没读过。”

“莱蒙托夫，”第二个人答道。

“太棒了！”舅舅欢呼道，“正好他的书我没读过。”

“果戈理，”第三个人答道。

“太美了！”舅舅欢呼道，“正好他的书我没读过。”

终于，轮到了罗曼舅舅。他一步跨到考台前，抽出考签念道：
《格里鲍耶陀夫^①的创作道路》。

“哇！真倒霉！”他喊道，“正好他的书我没读过……”

战争爆发时，舅舅高兴坏了。他这种人在战场上很受用。还在和平时期舅舅常常喜欢打架闹事。

①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作家和外交家。著有诗体喜剧《聪明误》。

荣归故里时，他已经是中校了。战争将他塑造成一个人。

如同所有的退伍中校，舅舅在“射线”工厂负责安全设备的管理(上校领导干部处)。

也许，他真懂安全设备，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群众体育方面。舅舅组织了集体游泳比赛，设立了滑雪越野赛，举办了排球比赛。报纸上常有关于他的报道。

舅舅六十三岁的时候滑雪还很出色，并能成功胜出。

“好身体——才有好精神！”他常常重复。

舅舅打心底里瞧不起我。我不做早锻炼，不冲凉水澡，总而言之，痛恨剧烈的运动。如果有人无礼，我向来妥协。

其实，侮辱我的事情绝少发生。一生中大约有多三次。而这三次全是我舅舅干的。

“知识分子！”他喊道，“懦夫！死草包！……”

问他喜欢哪个作家，他会迅速回答：

“马丁·伊登。”^①

聊起自己拳头的功绩，他可以讲上几个小时。不过，许多东西是杜撰的。每当我问起战场上的事情，舅舅都顽固地一言不发。他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和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苏哈列娃生过孩子，一男一女。舅舅定期看望他们，浏览孩子的作业，在日记本里签字，他会千篇一律地说：

“好身体——才有好精神！”

一次，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厨房里忙活，孩子们在和父亲玩耍。突然我的舅舅放了个屁，孩子们哈哈大笑起来。

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闻声走过来，站在门口，双手交叉在胸前，意味深长地说道：

^①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1876—1916)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